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刊物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藏学 学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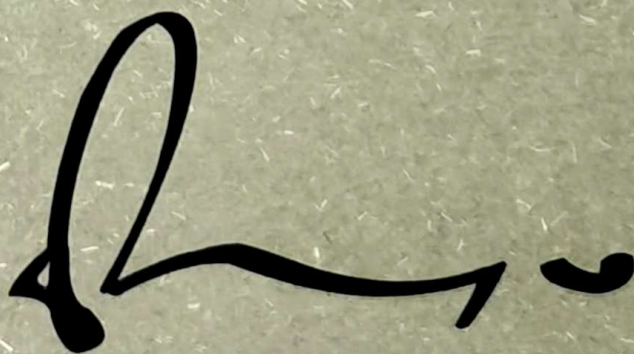
བོད་རིག་པའི་དུས་དབང།

JOURNAL OF
TIBETOLOGY

总第 25 辑

2021 (2)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བོད་རིག་པའི་རྩལ་དེབ།
藏 学 学 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主编 霍巍 石硕
常务副主编 张长虹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拼音为序)

主席 巴桑旺堆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委员 才让太 (中央民族大学)

霍 巍 (四川大学)

石 硕 (四川大学)

沈卫荣 (清华大学)

熊文彬 (四川大学)

张 云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多吉旺秋 (德国汉堡大学)

范德康 (美国哈佛大学)

马休·凯普斯坦 (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美国芝加哥大学)

滕华睿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谢 萧 (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编辑 陈 波 嘎尔让 华青道尔杰 (张延清)

许渊钦 杨清凡 玉珠措姆 (金红梅)

张长虹

编务 孙昭亮

བོད་རིག་པའི་རྒྱུ་རྗེ
藏 学 学 刊
Journal of Tibetology

Editors-in-chief Huo Wei, Shi Shuo
Deputy Editor-in-chief Zhang Changhong

Editorial Board Pasang Wangdu (*Chair, Tibet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hina*)
Tsering Thar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Huo Wei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Shi Shuo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Shen Weirong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Xiong Wenbin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Zhang Yun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Dorji Wangchuk (*Hamburg University, Germany*)
van der Kuijp, Leonard W. J. (*Harvard University, U.S.A.*)

Kapstein, Matthew T.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Fra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Tuttle, Gray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Scherrer-Schaub, Cristina A.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France*)

Editors Chen Bo, Gaerrang,
Pelchan Dorje (*Zhang Yanqing*),
Xu Yuanqin, Yang Qingfan,
Yudru Tsomu (*Jin Hongmei*), Zhang Changhong

Editorial Assistant Sun Zhaoliang

西藏日土丁穹拉康石窟恶趣清净曼荼罗研究^{*}

卢素文

内容摘要：丁穹拉康石窟群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日土县多玛乡乌江村，其中仅 K1 四壁及窟顶皆绘壁画。本文结合图像特征和藏文文献，对 K1 所绘图像进行了考证。K1 右壁绘制的是恶趣清净曼荼罗，与前壁绘制的四道一起构成完整的恶趣清净曼荼罗。11-13 世纪在藏西出现的恶趣清净曼荼罗所依据的文本为仁钦桑布译《一切恶趣清净曼荼罗仪轨》，与宋代法贤译《佛说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为同源异译本。

丁穹拉康石窟群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日土县多玛乡乌江村境内的诺藏布河谷内。1992 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队对阿里地区进行文物普查，在此期间首次对丁穹拉康石窟进行调查，并于 1993 年在《阿里地区文物志》一书中对丁穹拉康壁画进行介绍，根据供养人服饰等图像特征认为其年代不早于 10 世纪，很可能为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皮央·东嘎佛教遗存研究”（20CKG018）的阶段性成果，得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佛教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项目“9-13 世纪恶趣清净曼荼罗功能研究——从图像、文本出发”（2020YB02）资助。笔者于 2019 年参加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张长虹研究员与故宫博物院罗文华研究员所组织的西藏阿里石窟调查，前往该窟进行实地调查，得以对该窟的图像进行细致观察，特此致谢。

12-13 世纪¹。2013 年 8 月，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联合再次对其调查，并于 2014 年发表调查简报²。在简报中将石窟群中的四座石窟依次编号为 K1-K4，其中 K1 绘有壁画，根据图像特征等判断其年代为 10-12 世纪。窟内绘三铺曼荼罗，简报中辨识出左壁所绘为金刚界曼荼罗，右壁和后壁所绘曼荼罗未识别仅做描述，前壁部分图像的辨识存疑。而因石窟本身破坏严重以及资料公布有限，丁穹拉康石窟的研究相对薄弱，除了年代判断外，石窟中的图像研究较少，部分图像未予辨识。笔者于 2019 年 5 月前往该石窟调查，得以近距离观察该窟的图像。在前人研究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本文对石窟内的部分壁画题材进行了重新辨识，并尝试找寻壁画图像的文本来源。

一、丁穹拉康石窟右壁和前壁的壁画

石窟平面形状近似正方形，窟顶中央内凹，为藻井式顶。原简报中将 K1 的四壁称为后壁、左壁、前壁、右壁。

右壁所绘曼荼罗尊像被损坏，原报告中未进行图像辨识。该曼荼罗中最醒目的是壁面留下的一个个小圆圈，金刚墙内外共有 53 个，其中金刚墙内有 37 个，这些小圆圈的位置原来可能为贴塑的小佛像，在小像掉落后留下了一个个的小圆圈（图一）³。曼荼罗四方绘有四门，图像可分为三重。中央绘八辐轮，辐轮原各有尊像。轮心绘主尊，以轮心为依托绘八瓣莲花，四瓣莲花上未绘图像，另外四瓣原绘有图像，其中两处可辨识为金刚杵和莲花，应为四亲近菩萨的三昧耶形。第二、第三重四隅各绘四菩萨，第三重四方绘十六大菩萨，四门绘四护门菩萨。门楼两侧绘八吉祥（可辨识有伞等），门颊绘狮子与白象。金刚墙外四隅绘十二天。从三十七尊像的配置，莲瓣上残存的金刚杵、莲花等来看，该曼荼罗应为恶趣清净曼荼罗。该曼荼罗在东嘎石窟 3 号窟（图二）、卡俄普石窟以及帕尔嘎尔布石窟的壁画中也有发现。

1 李永宪、霍巍等编写：《阿里地区文物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134-136。

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日土县丁穹拉康石窟群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14（6）：32-40。

3 这些小圆圈的位置原先也可能是贴塑的擦擦小像。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所廖珣研究员于 2021 年 7 月在阿里石窟调查时告知笔者，在西藏阿里普兰县的一处石窟中观察到有贴塑擦擦的现象，特此致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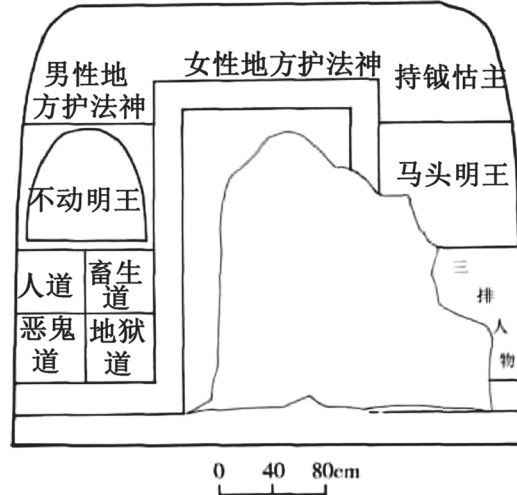


图一 丁穹拉康石窟右壁的恶趣清净曼荼罗



图二 东嘎3号窟顶部的恶趣清净曼荼罗

前壁即窟门所在位置，中间为窟门，窟门左下角及左侧部分壁面被破坏。窟门上方绘一组图像，以窟门为中心对称分布六组图像（图三），简报中识别了马头明王和女性地方护法神，其余图像存疑。



图三 丁穹拉康石窟前壁壁画配置示意图
（采自《西藏日土县丁穹拉康石窟群考古调查简报》图一八）

窟门右侧最上方绘制一尊忿怒像，左手持白色嘎巴拉碗，右手上举，持钺刀，脚下踩赤裸尸体。原简报中辨认为舞蹈人物，在古格红殿门楣上方绘有一与其图像特征基本一致的护法神，在其莲座上有藏文题记“མཛོན་པོ་གྲི་གུག་ལ་ན་མོ།”，可译为“顶礼持钺怙



图四 丁穹拉康石窟前壁所绘持钺怙主



图五 东嘎1号窟东壁所绘持钺怙主

主”，据此，丁穹拉康的这身护法神推测为持钺怙主（图四）。持钺怙主在东嘎1号窟（图五）、东嘎2号窟、白东布石窟和阿契寺等的壁画中皆有发现。

持钺怙主右侧绘制的是一组女性地方护法神⁴，其旁边还绘有一组男性组像，共有五身（图六），分两排，上面两身，为兽首人身，下排三身，中间一身着世俗装，带帽，骑羊，两侧各有一兽首人身像，其中一身手持盾牌，五身像皆面向女性护法神。因图像受损，四身兽首人身像身份暂且不明。东嘎1号窟（图七）、东嘎2号窟、白东布石窟（图八）、增萨石窟、古格红殿、古格白殿、以及萨热译师殿中皆绘有该组图像，这七处图像保存相对较好，可以辨识出四身兽首人身形象，分别为鹿首人身、羊首人身、象首人身、猴首人身。其中古格红殿和萨热译师殿在部分图像下方有藏文题记，古格红殿中骑羊人物下方题记为“འབྲོག་གནས”，鹿首人身下方题记为“སྲིད་སྲོང”，羊首人身下方题记为“ཡང་དག་ཤས”，象首人身下方题记为“རྒྱ་འཆན”，猴首人身下方题记为“ཤེས་པའི་སྣོ་མ”。萨热译师殿的护法神绘于门楣上方，熊文彬对萨热译师殿的图像进行了辨识和研究，将骑羊人物下方题记译为“牧区夜叉”（གཞོན་ལྷོན་འབྲོག་གནས），羊首人身下方题记译为“正知”（ཡང་དག་ཤས），鹿首人身下方题记为“སྲིད་སྲོང”音译为“色邦”，象首人身下方题记为“རྒྱ་འཆན”音译为“俊钦”，认为他们都是被佛教法师降伏、发誓保护佛教的地方

4 关于西藏西部女性地方护法神的研究，可参考任赞娟、王瑞雷：《西藏西部“阿里三围”女护法神灵多杰钦姆的图像变迁与信仰传承》，《敦煌研究》2019（4）：49-60；张长虹：《大译师仁钦桑布传记译注（下）》，《中国藏学》2014（1）：35。



图六 丁穹拉康石窟前壁所绘骑羊人



图七 东嘎1号窟东壁所绘骑羊人



图八 白东布石窟甬道西壁所绘骑羊人及其随从

神灵⁵。《仁钦桑布传记》中记载仁钦桑布曾经调伏了地方神灵：“镇伏了居士热拉金（ཁ་སྤྲལ་ཅན་）并任命他为侍者，守护荣穷所有寺庙的财物。”⁶热拉金可译为“披着羊皮”，因此推测男性人物可能为居士热拉金，图像中将其表现为骑羊的男性形象，周围的四身兽首人身形象则为其侍从。

男性护法神下方绘有一身忿怒尊像，简报中定为金刚勇识。该像一面二臂，左手持剑，右手施期克印，右腿弯曲，左腿伸展，侧面而立；上身赤裸，双肩披飘带，下身着虎皮裙，手腕及颈间戴蛇索（图九）。根据图像特征来看应为不动明王，造型类似的不

5 熊文彬：《西藏阿里札达县译师殿壁画年代及相关问题》，《文物》2019（2）：41。

6 张长虹：《大译师仁钦桑布传记译注（下）》，《中国藏学》2014（1）：35。



图九 丁穹拉康石窟前壁所绘不动明王 图一〇 丁穹拉康石窟前壁所绘四道

不动明王在卡俄普石窟窟门所在壁面亦有发现。与不动明王对应的窟门右侧绘制的是马头明王，二者作为护法神成对出现，绘制于窟门两侧。

不动明王下方所绘图像被十字分割为四格，描绘四幅不同的场景（图一〇），原简报中认为属于地狱变：“金刚勇识下部的壁面上又分为鹿、奔兽、走猴、立姿展翅禽鸟等；左下部一组为裸体的骨瘦如柴的人物；或跪或躺或趴或立，表情狰狞，应为尸体，表现的可能是尸体修行；右下部为一组地狱变，表现等待或正在遭受各类恐怖地狱刑罚的裸体人物。”⁷从图像内容来看，上面左侧的画面以一座楼阁建筑为主体，绘有世俗人物，表现生活场景，应为六道中的人道；右侧可辨识有牛、鸟、狮子、猴、羊等动物，应为畜生道。下方左侧的画面绘制七个瘦骨嶙峋的人物，应为饿鬼道；右侧绘地狱受刑场景，应为地狱道。该组图像表现的是六道中的四道，与右壁的恶趣清净曼荼罗题材有关，下文将详细论证。

二、西藏阿里地区发现的 11-13 世纪恶趣清净曼荼罗图像

（一）西藏阿里石窟壁画中的恶趣清净曼荼罗

目前在西藏阿里地区的石窟壁画中共发现五例恶趣清净曼荼罗图像，分别位于丁穹拉康石窟、东嘎 3 号窟、卡俄普石窟、帕尔嘎尔布石窟以及帕尔宗石窟。其中帕尔宗石

7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日土县丁穹拉康石窟群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14（6）：39。



图一一 卡俄普石窟东壁的恶趣清净曼茶罗（张长虹拍摄）



图一二 帕尔嘎尔布石窟东壁的恶趣清净曼茶罗

窟年代为 16 世纪，窟内绘有无上瑜伽父续和母续的各类曼荼罗，恶趣清净曼荼罗与其他曼荼罗绘制于同一空间内，其性质、用途与早期相比可能已发生变化，故本文暂不讨论。

东嘎 3 号窟位于阿里地区札达县东嘎村，年代为 11-12 世纪⁸。东嘎 3 号窟窟顶绘制一幅恶趣清净曼荼罗（图二）⁹，四壁绘法界语自在曼荼罗。恶趣清净曼荼罗共绘三重：第一重绘八辐轮，轮心外侧绘八莲瓣。轮心绘释迦佛，八瓣莲花上绘四亲近菩萨，以三昧耶形表现，另外四瓣空白未绘；八辐轮上依次绘八佛顶如来。第二重四隅绘嬉鬘歌舞四菩萨，第三重四隅绘香花灯涂四菩萨，四方绘十六大菩萨；四门处绘有门楼并四护门菩萨。四门外侧绘有一圈尊像共 12 尊，可以辨识出风天、帝释天等，推测为十二天。

卡俄普石窟位于阿里地区札达县香孜乡香巴村（图一一），年代不晚于 13 世纪¹⁰。北壁绘金刚界曼荼罗，西壁绘胜乐金刚曼荼罗，东壁绘恶趣清净曼荼罗。恶趣清净曼荼

8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263。

9 霍巍、张长虹主编：《藏族美术集成·壁画·阿里卷》，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7：79。

10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阿里札达县象泉河流域卡俄普与西林袞地点的初步调查》，《文物》2007（6）：63。

罗的构图与东嘎3号窟的相同¹¹。金刚墙外四隅绘制的应为“四道”。原简报对其进行辨识“此幅曼荼罗图案的上方一角在白色的底色上用墨线画出长发裸体的神怪形象，体形枯槁，或坐或立，似为六道轮回图中的饿鬼形象。”¹²但未确定其具体内容。虽然曼荼罗左侧部分已毁，但是右侧的图像可以辨认，右上角绘有瘦骨嶙峋人物，为恶鬼道，右下角绘地狱受刑场景，为地狱道。右侧损毁的部分推测原绘有人道和畜生道。

帕尔嘎尔布石窟位于阿里札达县托林镇波林村境内，共发现有四座壁画窟，其中K1保存较为完好（图一二），K1年代为13世纪或14世纪¹³。K1西壁绘金刚界曼荼罗，东壁绘恶趣清净曼荼罗，恶趣清净曼荼罗旁侧为药师八如来，在其下方绘有十二药叉大将¹⁴。恶趣清净曼荼罗共有三重，第一重绘八辐轮，轮心外侧绘八莲瓣。轮心绘释迦佛，八瓣莲花上在四隅绘四亲近菩萨，另外四瓣绘宝珠。八辐轮上依次绘八佛顶如来。第二重四隅绘嬉鬘歌舞四菩萨，第三重四隅绘香花灯涂四菩萨，四方绘十六大菩萨。四门处绘四护门菩萨。四门各绘楼，门楼两边绘八吉祥。曼荼罗四角绘有四幅图像，原报告认为可能属于佛经故事的画面¹⁵。左侧上方绘六尊赤身裸体，瘦骨嶙峋的人物，应表现饿鬼道；下方绘刀山、火海等五个受刑场景，应为地狱道；右侧上方绘鹅、狮、兔、马、猴、牛、摩羯鱼、蛇、羊等动物，应为畜生道；下方绘四组人物，应表现人道，这四组图像表现的应是四道。

四例恶趣清净曼荼罗，在曼荼罗配置方面基本一致，中央为释迦佛，依次绘三昧耶形四亲近菩萨，八佛顶如来，八供养女神，十六大菩萨，四护门菩萨，最外为金刚墙等。以往的研究仅对金刚墙内的曼荼罗展开论证，对金刚墙外所绘图像未予关注。从图像配置来看，丁穹拉康、卡俄普、帕尔嘎尔布石窟皆在曼荼罗外侧绘以“饿鬼道、地狱道、畜生道、人道”为主的四道，尤其卡俄普石窟和帕尔嘎尔布石窟皆绘于金刚墙外四隅，明显与金刚墙内的曼荼罗有关联，这在恶趣清净曼荼罗相关的文本中可以找到依据。

11 霍巍、张长虹主编：《藏族美术集成·壁画·阿里卷》，2017：88。

12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阿里札达县象泉河流域卡俄普与西林衮地点的初步调查》，《文物》2007（6）：51。

13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等：《西藏阿里札达县帕尔嘎尔布石窟遗址》，《文物》2003（9）：57。

14 张长虹：《西藏阿里帕尔嘎尔布石窟的图像程序》，载[奥]恭特朗·哈佐德、沈卫荣主编：《西藏宗谱：纪念古格·次仁加布藏学研究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8：572-587。

15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阿里札达县帕尔嘎尔布石窟遗址》，《文物》2003（9）：54。

（二）仁钦桑布译《一切恶趣清净曼荼罗仪轨》

恶趣清净曼荼罗的图像和文本在吐蕃时期即已出现，在敦煌藏经洞出土有相关经书和白描图等，对其图像和文本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¹⁶。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中收录有新旧两个关于恶趣清净曼荼罗的译本，旧译本为《如来阿罗汉等正觉者清净一切恶趣威光王仪轨》（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དག་པ་ཡང་དག་པར་རྗེགས་པའི་སངས་རྒྱས་ངན་སོང་ཐམས་ཅད་ཡོངས་སུ་སྦྱོང་བ་གཟི་བཞིན་གྱི་རྒྱལ་པོའི་བརྟན་པ）¹⁷，8世纪中叶由寂藏（Śāntigarbha）和胜护（Jayarakṣita）所译。新译本为《如来阿罗汉等正觉者清净一切恶趣威光王仪轨一分》（དེ་བཞིན་གཤེགས་པ་དག་པོའི་པ་ཡང་དག་པར་རྗེགས་པའི་སངས་རྒྱས་ངན་སོང་ཐམས་ཅད་ཡོངས་སུ་སྦྱོང་བ་གཟི་བཞིན་གྱི་རྒྱལ་པོའི་བརྟན་པ་ལྷོགས་གཅིག་པ），12世纪末由天因陀罗天（Devendradeva）、吉祥智（Māṅikaśrījñāna）和恰译师（ཚོས་ཇི་དཔལ）等译¹⁸。頼富本宏等学者对新旧译本的翻译年代、版本，以及二译本的异同之处等曾进行过研究¹⁹。

霍巍²⁰、张长虹和王瑞雷对藏西所见恶趣清净曼荼罗进行过专文研究，张长虹依据《究竟瑜伽鬘》判定帕尔嘎尔布石窟东壁的曼荼罗为恶趣清净曼荼罗²¹。王瑞雷结合图像特征对帕尔嘎尔布石窟、卡俄普石窟的曼荼罗进行讨论，结合藏文文献对三十七尊像进行研究，认为在配置方位、尊格身色及持物等方面皆与藏文新译本《如来阿罗汉等正觉者清净一切恶趣威光王仪轨一分》所载接近，其对应的汉译本为宋代法贤所译《佛说大乘观想曼荼罗净诸恶趣经》²²。本文对阿里发现的恶趣清净曼荼罗图像所依据的文本为藏文新译本《如来阿罗汉等正觉者清净一切恶趣威光王仪轨一分》存疑。首先，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金刚墙内三十七尊曼荼罗图像的配置方位、尊格身色等，卡俄普石窟与帕尔嘎尔布的恶趣清净曼荼罗皆在金刚墙外四隅绘制了四道，应为恶趣清净曼荼罗的一部分，仅讨论金刚墙内的图像略有不妥；其次，王瑞雷研究中指出新译藏本未记载四亲近菩萨，但法贤的汉译本却有记载，二者是否确为同一文本，值得进一步商榷。

16 田中公明：《敦煌出土の悪趣清浄曼荼羅儀軌と白描図像》，《敦煌密教と美術》，京都：法蔵館，2000：72-96；王瑞雷：《敦煌、西藏西部早期恶趣清净曼荼罗图像探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5）：81-98；贾维维：《榆林第3窟壁画与文本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265-266。

17 《中华大藏经·甘珠尔》第85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164-254。

18 《中华大藏经·甘珠尔》第85册，2008：278-399。

19 頼富本宏：《密教仏の研究》，京都：法蔵館，1990：250-270；Tadeusz Skorupski, *The Sarvadurgatipariśodhana Tantra: Elimination of All Evil Destinie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83: xvii-xxviii.

20 霍巍：《对西藏西部新发现的两幅密教曼荼罗壁画的初步考释》，《文物》2007（6）：43-47。

21 张长虹：《西藏阿里帕尔嘎尔布石窟的两幅曼荼罗图像及相关问题研究》，《西藏大学学报》2013（4）：95-106。

22 王瑞雷：《敦煌、西藏西部早期恶趣清净曼荼罗图像探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5）：81-98。

号窟宝生顶如来的身色、手印与汉、藏文译本所载一致，帕尔嘎尔布石窟宝生顶如来的身色与文献记载有差异。

藏译本记载：དེ་ནས་ལྷོ་ཡི་ཕྱི་བས་ལ་ནི། རིན་ཆེན་གཙུག་ཏྲར་དེ་བཞིན་གཤེགས། བསྐྱེད་པའི་དབུས་སུ་ནི། རླུགས་ཀ་ལས་ནི་ངེས་སྟོན་ལ། སྐྱེ་མདོག་སྲོ་ཞིང་ཤིན་ཏུ་མངོས། མཚོག་སྦྱིན་པ་ཡི་ཕྱག་རྒྱས་བཞུགས། ལམས་གསུམ་པ་ནི་མ་ལུས་པའི། སེམས་ཅན་ཀུན་ལ་དབང་བསྐྱར་མཛད། ཇོ་བོ་སྒྲོན་རྣམས་ཞེས་བྱ་བས་གདོན་པར་བྱའོ།²⁷

汉译本记载：复从心中化出宝生顶如来，身大青色相好具足光明炽盛，手作施愿印，能与三界一切众生授其灌顶，安曼拏罗轮南辐之位。²⁸

中央主尊释迦如来上方为西方莲花顶如来，东嘎3号窟、卡俄普石窟和帕尔嘎尔布石窟中的莲花顶如来身色皆为红色²⁹，双手施禅定印。汉、藏译本中莲花顶如来的身色也为红色，双手施禅定印，图像与文献一致。

藏译本记载：དེ་ནས་རྒྱལ་གྱི་ཕྱི་བས་ལ་ནི། བསྐྱེད་པའི་དགྲིལ་འཁོར་ལ། ས་བོན་ལས་ནི་བྱུང་བའི་སྐྱེ། བསྐྱེད་པའི་དབུས་སུ་ནི། རླུགས་ཀ་ལས་ནི་ཕྱུང་སྟེ་བཞུགས། སེམས་ཅན་ཀུན་ལ་རྗེས་སྟོན་མཛད། སྐྱེ་མདོག་དམར་ཞིང་འོད་འབར་བ། བསམ་གཏན་གྱི་ནི་ཕྱག་རྒྱས་བཞུགས། ཇོ་བོ་ཤྲོན་མ་ཨམ། ཞེས་བྱ་བས་གདོན་པར་བྱའོ།³⁰

汉译本记载：复化出莲花顶如来，身赤色相好具足光焰炽盛，手作禅定印，怜悯三界一切众生，安曼拏罗轮西辐之位。³¹

北方为羯磨顶如来，卡俄普石窟的羯磨顶如来后期被破坏，无法判断其身色和手印，东嘎3号窟与帕尔嘎尔布石窟的羯磨顶如来身色为绿色，右手施无畏印。汉译本中羯磨顶如来身色为绿色，手施无畏印，但是藏译本中未说明其身色，汉、藏文译本记载存在差异。石窟壁画中羯磨顶如来的身色和手印与汉文译本一致。

藏译本记载：དེ་ནས་བྱང་གི་ཕྱི་བས་ལ་ནི། བསྐྱེད་པའི་གནས་ལྷ་དབུས་སུ། རླུགས་ཀ་ལས་ནི་ཡང་དག་སྟོན།

27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第34册，1998：1249。

28 (宋)法贤译：《佛说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No. 939，1998：89。

29 卡俄普石窟与东嘎3号窟存在褪色现象。

30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第34册，1998：1249。

31 (宋)法贤译：《佛说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No. 939，1998：89。

སྣ་ཚོགས་གཙུག་རྟོར་དེ་བཞིན་གཤེགས། སྣ་ཚོགས་པ་ཡི་འོད་ལྡན་པ། འདི་ཡི་ཕྱག་རྒྱ་མི་འཇིགས་སྤྱིན། འདི་ནི་སྣ་
ཚོགས་ལས་མཛད་དེ།³²

汉译本记载：化出羯磨顶如来。身绿色相好具足光焰炽盛，手作施无畏印，
安于曼拏罗轮北辐之位。³³

东南隅为光明顶如来，东嘎3号窟与帕尔嘎尔布石窟的光明顶如来身色为粉白色，
卡俄普石窟原来可能为红色；三座石窟中的光明顶如来皆右手持日轮，其中东嘎3号窟
为双手捧日轮，其余两处均为右手持日轮，左手安腰侧。汉、藏文译本中记载光明顶如
来的身色为赤白色（སྣ་མདོག་དཀར་དམར），应为白色和红色的混合色，东嘎3号窟和帕尔嘎
尔布石窟中的光明顶如来身色白中略泛红，呈粉白色，与文献记载一致。汉、藏译本均
记载光明顶如来“右手持日轮左手安腰侧”，帕尔嘎尔布和卡俄普石窟中的光明顶如来
均右手持日轮，左手安腰侧，与文献记载一致。

藏译本记载：ཨྲི་གྲི་ས་བོན་ལས་བྱུང་བ། གཙུག་རྟོར་གཟི་བཞིན་དེ་བཞིན་གཤེགས། ཐུགས་ཀ་ལས་བྱུང་
མི་མཚམས་སྤྱ། སང་གནས་ལྷ་བའི་དབྱིལ་འཁོར་ལ། གཡས་པ་ལ་ནི་ཉི་མ་བསྐྱམས། ཕྱག་གཡོན་དཀར་ནི་བཞེན་ཏི་
བཞུགས། སྣ་མདོག་དཀར་དམར་འོད་ཟེར་གྱིས། །ཁམས་གསུམ་པར་ནི་སྣང་བར་མཛད།³⁴

汉译本记载：復次從心想出唵字，從唵字出生光明頂如來，身赤白色相好
具足，光焰熾盛照於三界。右手持日輪左手安腰側。安曼拏羅輪東南隅輻位。³⁵

西南为宝幢顶如来，东嘎3号窟的宝幢顶如来身色为黑色，帕尔嘎尔布的身色为红
色，卡俄普石窟的褪色严重，现在呈黑色，不排除原先为红色的可能；三座石窟中的宝
幢顶如来均右手持幢。汉、藏译本中记载宝幢顶如来身色为赤黑色（སྣ་མདོག་དམར་ཞིང་ནག་
པ），壁画中则既有黑色又有赤色，可能与画师对文本的理解有关。

藏译本记载：རྗེ་གྲི་ས་བོན་ལས་བྱུང་བ། གཙུག་རྟོར་རྒྱལ་མཚན་དེ་བཞིན་གཤེགས། ཐུགས་ཀ་ནས་ནི་
བྱུང་ནས་ཀྱང་། བཞེན་བྲལ་མཚམས་གྱི་ཚིབས་ལ་ནི། སང་གནས་ལྷ་བའི་དབྱིལ་ན་བཞུགས། སྣ་མདོག་དམར་ཞིང་
ནག་པ་ལ། ཡིད་བཞིན་ལོར་བུའི་རྒྱལ་མཚན་རྣམས། འགྲོ་བའི་སེར་སྣ་རྣམ་དག་མཛད།³⁶

32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第34册，1998：1249。

33 （宋）法贤译：《佛说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No. 939，1998：89。

34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第34册，1998：1250。

35 （宋）法贤译：《佛说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No. 939，1998：89。

36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第34册，1998：1250。

汉译本记载：复次从心想出吽字，从吽字出生宝幢顶如来，身赤黑色相好具足，光焰炽盛照于三界，手持如意宝幢，能净众生贪嫉之垢，安于曼拏罗轮西南隅辐位。³⁷

西北方为利佛顶如来，东嘎3号窟、卡俄普石窟和帕尔嘎尔布石窟中的利佛顶如来，身色皆为蓝色，右手持剑，左手持经书。汉、藏文译本中记载利佛顶如来身色如虚空色（སྤྱི་མཛོད་མཁའ་ལྷ་སྤྱི་བ），即蓝色，右手持剑左手持经。壁画中描绘的身色和持物与文献记载一致。

藏译本记载：རྣམ་ལོ་ས་བོན་ལས་བྱུང་བ། གཙུག་རྟོར་ཚོན་པོ་དེ་བཞིན་གཤེགས། ཉོན་མོངས་ཉེ་བའི་ཉོན་མོངས་དག་གཙོ་མཛད་རྒྱུ་གི་ཚིབས་སུ་བཞུགས། འདི་ཡི་ཕྱག་མཚན་གཡས་རལ་གྱི། གཡོན་ན་སྤྲེགས་བམ་བསྐྱམས་པར་མཛད། སྤྱི་མཛོད་མཁའ་ལྷ་སྤྱི་བ་ནི། པདྨ་ལ་གནས་ཐོབ་པར་བཞུགས།³⁸

汉译本记载：复次从心想出提字，从提字出生利佛顶如来，身如虚空色，相好具足光焰炽盛，照于三界利益众生，右手持剑左手持经，安曼拏罗轮西北隅辐位。³⁹

东北方为白伞盖顶如来，卡俄普石窟该尊像被毁，身色、持物不明。东嘎3号窟与帕尔嘎尔布石窟的白伞盖顶如来身色均为白色，右手均持白伞盖。汉、藏文译本中描绘的白伞盖顶如来身色也均为白色，手持白伞盖。壁画中描绘的身色和持物与文献记载一致。

藏译本记载：གྲི་ཡིག་ས་བོན་ལས་བྱུང་བ། གཙུག་རྟོར་གདུགས་དཀར་དེ་བཞིན་གཤེགས། ཚོས་གྱི་བདག་པོར་གྱུར་པ་ནི། དབང་ལྡན་ཚིབས་སུ་དབྱུང་བར་བྱ། སྤྱི་མཛོད་དཀར་ཞིང་འོད་ཟེར་འབར། འདི་ཡི་ཕྱག་མཚན་གདུགས་བསྐྱམས་པའོ།⁴⁰

汉译本记载：复次从心想出訖陵二合字，从訖陵字出生白伞盖顶如来，身纯白色相好具足，光焰炽盛照于三界，手持白伞盖，安曼拏罗轮东北隅辐位。⁴¹

37（宋）法贤译：《佛说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No. 939，1998：89。

38《中华大藏经·丹珠尔》第34册，1998：1250。

39（宋）法贤译：《佛说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No. 939，1998：89。

40《中华大藏经·丹珠尔》第34册，1998：1250。

41（宋）法贤译：《佛说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No. 939，1998：89。

如上，从八佛顶如来各尊像的身色、持物及方位来看，石窟壁画所绘各尊图像与汉、藏文译本中的记载基本相符，出现的个别差异可能与画师对文本的理解有关。

2. 四亲近菩萨

四亲近菩萨又称为四波罗蜜，丁穹拉康石窟、东嘎3号窟、卡俄普石窟及帕尔嘎尔布石窟皆以三昧耶来表现。藏、汉文译本中对四亲近菩萨的描述如下：

藏译本记载：
འུ་ཧྲི་ཨ་ཡི་སྤགས་ཀྱི་ནི། སྤག་མོ་ལ་སོགས་ལྷ་མོ་བཞི། སྤང་རྟེ་མཚམས་ཀྱི་ཆ་ཡི་ནི།
ཕད་གནས་ལྷ་དཀྱིལ་དག་ཏུ་དགོད། སྤང་མདོག་ཕྱག་མཚན་རིགས་ཀྱི་ཡུམ། ལྷུང་ལས་ཇི་སྐད་གསུང་བཞིན་བྱ། དེ་
བཞིན་མེ་རྟོག་བདུག་སྤོས་མ། མར་མེ་དྲི་ཡི་ལྷ་མོ་བཞི། ལྷ་ཡི་ཆ་ཏུ་གནས་པ་ནི། གོ་རིམས་བཞིན་ཏུ་དབྱེད་བར་བྱ།
སྤགས་དང་གདན་ལ་སོགས་པ་ནི། སྤག་མོ་ལ་སོགས་བཤད་པར་བྱ།⁴²

汉译本记载：从此真言出生四亲近菩萨，其身色仪相及手印相，并依法则，安于轮外四隅之位莲华月上座。复次从心想出香花灯涂嬉鬘歌舞八菩萨等。⁴³

丁穹拉康石窟与东嘎3号窟在四方的莲瓣上绘三昧耶形四亲近菩萨，另外四瓣莲瓣空白未绘（图一三）；卡俄普石窟与帕尔嘎尔布石窟在四方绘三昧耶形四亲近菩萨，另外四瓣莲花绘宝珠。绘完四亲近菩萨后，依次绘制香花灯涂嬉鬘歌舞八供养菩萨。



图一三 丁穹拉康石窟壁画中的四亲近菩萨

42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第34册，1998：1250-1251。

43 （宋）法贤译：《佛说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No. 939，1998：89。

ལྷ་ནི། སེམས་དཔའི་སྐྱེལ་ཀྱང་དག་གིས་བཞུགས། དང་པོ་སྐྱོམ་གྱི་སྒྲུང་པོ་སྟེ། སྐྱ་མདོག་དཀར་ལྗང་མངོས་པར་སྤང་།
 འདི་ཡི་ཕྱག་རྒྱ་གཡས་གྱི་ནི། ཕྱག་ན་དྲི་ནི་བསྐྱམས་པར་མངོང་། ཕྱག་གཡོན་དཀར་ནི་བཞེན་ནས་སྟུ། སེམས་ཅན་
 ཐམས་ཅད་རབ་གྲོལ་མངོང་།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གཉིས་པ་ནི། དེ་མཚན་དཔའ་བར་འགོ་བཤོ། སྐྱ་མདོག་དུང་
 དང་ཀུན་ད་འདྲ། ཕྱག་གཡས་རལ་གྱི་བསྐྱམས་པར་མངོང་། གཡོན་པའི་ཁྱུ་རྒྱུར་དཀར་བཞེན་པ། ཤིན་ཏུ་མཉམ་པར་
 བཞག་སྟེ་བསྐྱམས། བདེ་གཤེགས་སྲས་པོ་གསུམ་པོ་ནི། རྣམ་མཁའ་མངོང་ཅེས་བྱ་བ་སྟེ། དམ་པ་ཚོས་གྱི་གང་བའི་
 མངོང་། སྐྱ་མདོག་དག་ནི་དཀར་སེར་ཡིན། འདི་ཡི་ཕྱག་རྒྱ་ཕྱག་གཡས་ན། པར་ལ་གནས་ཚོས་གྱི་མངོང་། གཡོན་པའི་
 ཕྱག་ནི་དཀར་བཞེན་ཏེ། མཁའ་ཀུན་བྱབ་པའི་འོད་འཛིན་ཏོ།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བཞི་པོ་ཡང་། ཡི་ཤེས་ཏོག་ཅེས་
 བྱ་བ་སྟེ། འདི་ཡི་སྐྱ་མདོག་སྟོན་པོ་ལ། ཡིད་བཞིན་འོར་བུ་རྒྱལ་མཚན་བསྐྱམས། གཡོན་པའི་ཁྱུ་རྒྱུར་དཀར་འཛོག་
 ཅིག་སེམས་ཅན་ཀུན་ལ་མི་འཇིགས་སྟོལ།⁴⁶

汉译本记载：复次于曼拏罗南门安四菩萨。第一位安香象菩萨，身白绿色
 光焰炽盛，右手擎香象左手安腰侧；第二位安勇猛菩萨，身白琉璃月色，右手
 持剑左手作拳安腰侧；第三位安虚空藏菩萨，身如虚空色及黄白色，右手持莲
 华上有妙法藏，左手安腰侧能持虚空性；第四位安智幢菩萨，身大青色，右
 手持如意宝幢，左手作拳安腰侧。是四菩萨皆于莲华上踟趺而坐。⁴⁷

西门从右到左依次为第一甘露光菩萨、第二月光菩萨、第三贤护菩萨、第四炽盛光
 菩萨：

藏译本记载：ད་ནི་ལྷ་བ་གྱི་ཕྱོགས་དག་གི།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བཞི་པོ་ཡང་། པར་ལ་བའི་དཀྱིལ་
 འཁོར་ལ། སེམས་དཔའི་སྐྱེལ་ཀྱང་དག་གིས་བཞུགས། དང་པོའི་མཚན་ནི་འདོད་དཔག་མེད། དེ་ཡིས་འོད་གྱི་རྣམ་པར་
 མངོས། ཟླ་བའི་མདོག་ཅན་ཤིན་ཏུ་དཀར། ཕྱག་གཡས་ན་ནི་བདུད་ཚི་ཡིས། ལུམ་པ་ཡང་དག་འཛིན་པར་མངོང་།
 གཡོན་པའི་ཁྱུ་རྒྱུར་དཀར་བཞེན་པའོ། སངས་རྒྱས་སྲས་པོ་གཉིས་པ་ནི། དེ་མཚན་ཟླ་འོད་ཅེས་བྱ་བ། དེ་བཞིན་སྐྱ་
 མདོག་དཀར་ལ་བཟང་། ཕྱག་རྒྱ་གཡས་པའི་ཕྱག་ན་ནི། པར་ལ་གནས་པའི་ཟླ་ཚོས་ཏེ། གཡོན་པའི་ཁྱུ་རྒྱུར་དཀར་
 བཞེན་པའོ།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གསུམ་པ་ཡང་། མཚན་ནི་བཟང་སྟོང་ཞེས་བྱ་བ། སྐྱ་མདོག་དཀར་དམར་དག་
 ཏུ་སྤང་། ཕྱག་རྒྱ་གཡས་པའི་ཕྱག་ལ་ནི། རིན་ཚེན་འབར་བ་རབ་ཏུ་བསྐྱམས། གཡོན་པའི་ཁྱུ་རྒྱུར་དཀར་བཞེན་པའོ།
 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ཞི་བའི་མཚན། ཏུ་བ་ཅན་གྱི་འོད་ཅེས་བྱ། སྐྱ་མདོག་དམར་ཞིང་འོད་འབར་བ། རྫོ་རྗེ་དུ་བ་
 འཛིན་པར་མངོང་།⁴⁸

46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第34册，1998：1251-1252。
 47 (宋)法贤译：《佛说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No. 939，1998：90。
 48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第34册，1998：1252-1253。

汉译本记载：复次于曼拏罗西门安四菩萨。第一位安甘露光菩萨，身如月色，右手持甘露瓶，左手作拳安腰侧；第二位安月光菩萨，身白色，右手持开敷莲华，华上有月，左手作拳安腰侧；第三位安贤护菩萨，身赤白色，右手持炽盛光明宝，左手作拳安腰侧；第四位安炽盛光菩萨，身赤色，二手持金刚半惹啰。是四菩萨皆于莲华月上踟趺而坐。⁴⁹

北门从上到下依次为第一金刚藏菩萨、第二无尽意菩萨、第三辩积菩萨、第四普贤菩萨：

藏译本记载：དེ་བཞིན་བྱང་གི་སྐོ་ཕྱོགས་སུ་རྒྱལ་སྲས་སེམས་དཔའ་དང་པོ་ནི། རྫོ་རྗེ་སྟོང་པོ་ཞེས་བྱ་བ། སྐུ་མདོག་སྐོ་སྐུ་འབར་བ་ལ། ཕྱག་གཡས་པ་ཡི་ཕྱག་ན་ནི། ལྷན་ལ་རྫོ་རྗེ་དང་ལྷན་པའོ། ཕྱག་གཡོན་དཀར་ནི་བཞེན་པའོ། གཉིས་པའི་མཚན་ནི་སྐོ་སྐོས་གྱི། མཐར་ནི་མི་ཟད་པ་ཞེས་བྱ། ཀུན་ད་ཟླ་བ་ལྟར་དཀར་ཞིང་། ཕྱག་རྒྱ་ཕྱག་ནི་གཉིས་ཀ་ཡིས། ཡི་ཤེས་བྱམ་པ་ལེགས་བསྐྱམས་ཏེ། སེམས་ཅན་ཀུན་ནི་རབ་ཚཱ་མཛད། མངས་རྒྱས་སྲས་པོ་གསུམ་པ་ནི། མངས་རྒྱས་ཀུན་གྱིས་བསྐྱེད་པའི་མཚན། དང་པོ་སྐོ་བས་པ་བཞག་པ་ལ། ཐ་མར་བཞེགས་པ་ཞེས་བྱ་བ། སྐུ་མདོག་ཟངས་ལྟར་དམར་བ་སྟེ། ཕྱག་རྒྱ་གཡས་ན་པ་སྐོ་ལ། གནས་པའི་རིན་ཆེན་བཞེགས་པ་བསྐྱམས། གཡོན་པའི་ཁྱུ་ཚུར་དཀར་བཞེན་པའོ། རྒྱལ་བའི་སྲས་པོ་བཞི་པ་ནི། ཀུན་དུ་བཟང་པོ་ཞེས་བྱ་སྟེ། སྐུ་མདོག་སེར་ཞིང་འོད་བཟང་བ། ཕྱག་རྒྱ་གཡས་པའི་ཕྱག་རྒྱ་ནི། རིན་ཆེན་སྟེ་མ་བསྐྱམས་པར་མཛད། གཡོན་པའི་ཁྱུ་ཚུར་དཀར་བཞེན་པའོ། དེ་འདྲའི་ཚུལ་དང་རང་བཞིན་གྱིས། བྱང་རྒྱལ་སེམས་དཔའ་ཕྱགས་རྗེ་ཡི། བདག་ཅན་པད་གནས་ཟླ་དབུས་སུ། སེམས་དཔའི་སྐུ་ལ་ཀུང་དག་གིས་བཞུགས།⁵⁰

汉译本记载：复次于曼拏罗北门安四菩萨。第一位安金刚藏菩萨身青白色，右手执优钵罗花，花上有金刚杵，左手安腰侧；第二位安无尽意菩萨，身如军那花及如月色，二手持知阙伽瓶调伏诸众生；第三位安辩积菩萨，身浅绿色，右手持莲华华上有宝积，左手作拳安腰侧；第四位安普贤菩萨身黄色，右手执宝树枝，左手作拳安腰侧。是四菩萨皆于莲华月上踟趺而坐。⁵¹

帕尔嘎尔布石窟东壁恶趣清净曼荼罗中的十六大菩萨身色、持物保存较好，与《一切恶趣清净曼荼罗仪轨》和《佛说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的记载基本一致；东嘎

49 (宋)法贤译：《佛说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No. 939，1998：90。

50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第34册，1998：1253。

51 (宋)法贤译：《佛说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No. 939，1998：90。

3号窟的图像剥落严重，部分持物模糊不清，卡俄普石窟的壁画受损更为严重，褪色氧化较甚，无法将每一身菩萨与汉、藏文译本相对应，但从其配置方位及部分持物可以判断与《一切恶趣清净曼荼罗仪轨》大体吻合。

4. 四护门菩萨

四护门菩萨位于曼荼罗的四门处，《一切恶趣清净曼荼罗仪轨》和《佛说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中记载，守护四门的依次为东门的金刚钩，南门的金刚索，西门的金刚锁和北门的金刚铃：

藏译本记载：ཇོ་མི་ས་བོན་ལས་བྱང་བའི། ཤར་རུ་རྩོ་རྩེ་ལྷགས་ལྷ་ནི། ལྷན་རུ་ཟླ་བ་ལྟར་དཀར་བ། ལྷག་གཡས་གྱིས་ནི་ལྷགས་ལྷ་བསྐྱམས། མྱོ་གྱི་ས་བོན་ལས་བྱང་བའི། ལྷོ་རུ་རྩོ་རྩེ་ལྷགས་པ་སྟེ། ལྷ་མདོག་སེར་ཞིང་འོད་འབར་བ། ལྷག་ན་ལྷགས་པ་ཡང་དག་བསྐྱམས། བོ་གྱི་ས་བོན་ལས་བྱང་བའི། ལུབ་རུ་རྩོ་རྩེ་ལྷགས་སྟོག་ནི། ལྷ་མདོག་རྩམ་པར་དམར་བ་སྟེ། ལྷག་ན་ལྷགས་སྟོག་བསྐྱམས་པ་ཡིན། ཇོ་མི་ས་བོན་ལས་བྱང་བའི། ལྷན་རུ་རྩོ་རྩེ་འབེབས་པ་ནི། ལྷ་ཚོགས་མདོག་ཅན་འོད་པོ་ཆེ། ལྷག་ན་རྒྱལ་བྱ་ལྷགས་པར་བསྐྱམས། ལྷར་བཤད་པ་ཡི་རིམ་གྱིས་ནི། ལྷོ་བཞི་དག་རུ་བྱང་ནས་ཀྱང་། བསྐྱེད་ལ་གནས་ཟླ་དབུས་སུ། སེམས་དཔའི་སྦྱིལ་ཀྱང་དག་གིས་བཞུགས།⁵²

汉译本记载：复次观想四护门菩萨。初想喲字，出生金刚钩菩萨身，如军那花及如月色，安曼拏罗东门位；次想吽字，出生金刚索菩萨，身黄色，手持金刚索安曼拏罗南门位；次想網字，出生金刚锁菩萨，身赤色，手持金刚锁，安曼拏罗西门位；次想呼字，出生金刚铃菩萨，身如玻璃色，手持金刚铃，安曼拏罗北门位。此四菩萨具大慈悲皆于莲华月上踟趺而坐。⁵³

东嘎3号窟、卡俄普石窟、帕尔嘎尔布石窟壁画恶趣清净曼荼罗四护门菩萨的方位、身色、持物与汉、藏文译本完全一致。

5. 其他

藏、汉译本下卷均详细记载了完整的恶趣清净曼荼罗的绘制过程。画毕曼荼罗四方四门，门各有楼，然后于中心画八辐轮，轮外画金刚围。轮心画释迦佛，八辐位画八大佛顶如来；次于四隅画四亲近菩萨，于第二重四隅画嬉鬘歌舞四菩萨，于第三重四隅画香花灯涂四菩萨，于四门画四护门菩萨，再于四方画十六大菩萨，于在山围内画八护世，于山围外东南隅画阿鼻等八地狱，西南隅画饿鬼趣，西北隅画种种畜趣，东北隅画

52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第34册，1998：1253-1254。

53 （宋）法贤译：《佛说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No. 939，1998：90。

人趣⁵⁴。关于十二天，在藏、汉译本中也有关于身色、方位、持物及坐骑的明确记载。

藏译本记载：གོ་རིམས་བཞིན་ཏུ་བྱི་བར་བྱ། བརྒྱ་བྱིན་གདན་ནི་སྐང་པོ་ཆེ། དཀར་ཞིང་མཆེ་བ་དྲུག་ལྟན་ཡིན། ལྷ་ལྷ་མཛོད་ཅན་འགྲིང་བས་འདུག ལོགས་ན་ཤ་ཅི་ལྷ་པ་ཡིས། ལག་པ་གཡོན་པ་དཀར་འཛོག་ཅིང་། གཡས་པ་ཡིས་ནི་རྩོམ་ཞེ་འཛོན། མེ་ཡི་གཟུགས་ནི་བྱི་བྱ། ར་ཚོད་ལོ་ནི་བརྒྱ་པ་ལ། ལ་དོག་དམར་ཞིང་འོད་འབར་བ། སྤྱི་སྤྱིགས་དང་ནི་དབྱིག་པ་འཛོན། གདན་ཏུ་ར་སྤྱིས་དམར་པོ་ནི། མེ་ཡི་ལྷ་ལ་བཏག་པར་བྱ། གཤིན་ཆེ་ནག་པོ་བྱི་བྱ་སྤྱི། དེ་ཡི་གདན་ནི་མ་ཉེ་ཡིན། གཡོན་པ་ལེ་ལྷ་རྩུར་དཀར་འཛོག་ཅིང་། གཡས་པ་ཡིས་ནི་དབྱུག་པ་འཛོན། རག་མོ་དང་ནི་འཆེ་བདག་གཉིས། རོས་གཉིས་ན་ནི་འདུག་པ་བྱི། བདེན་བལ་ཚྭ་གས་སུ་སྤོན་པོ་ནི། ཡི་དྲུགས་གདན་ལ་འདུག་པ་ལ། མདོག་ནི་དམར་ཞིང་གནག་པར་སྤང་། འབར་བའི་འོད་དང་ལྷན་པ་ལ། ལག་པ་གཡོན་པ་དཀར་འཛོག་ཅིང་། གཡས་ན་རལ་གྱི་འཛོན་པ་ཡིན། རུབ་ཀྱི་ཚྭ་གས་སུ་རྩུ་ལི་ལྷ། ལ་དོག་དཀར་ཞིང་ཚུང་ཟད་དམར། སྤྱི་གདེངས་ཀ་དག་དང་ལྷན། ལྷན་ནི་རྩུ་སྤྱི་དམར་པོ་ཡིན། གཡས་ན་སྤྱི་ལོགས་འཛོན་པ་སྤྱི། ལག་པ་གཡོན་པ་རིན་ཆེན་འཛོན། སྤྱི་དང་སྤྱི་མོ་རྩམས་ཀྱི་ནི། བན་མོ་འཁོར་དང་བཅས་པ་བྱི། རྩུང་ནི་ཚྭ་གས་སུ་རྩུང་ལྷ་ནི། རམ་མཁའི་མདོག་དང་འདྲ་བ་ལ། ཤ་བའི་སྤྱི་ལ་ཡང་དག་གནས། བ་དན་རྒྱལ་མཚན་ཐོགས་པ་བྱི། བྱང་ཏུ་གནོད་སྤྱི་བདག་པོ་ནི། བཙོ་མ་གསེར་གྱི་མདོག་འདྲ་ལ། གཡོན་ན་རིན་ཆེན་སྤོད་འཆང་ཞིང་། གཡས་ན་རིན་ཆེན་སྤོད་མ་འཛོན། ཉ་དཀར་གྱི་ནི་གདན་ལ་བཞུགས་རྩུང་མ་དང་ནི་བཅས་པར་བྱི། འབྲུང་པོའི་བདག་པོ་ཐལ་མདོག་ཅན། གཡས་ན་ཅེ་གསལ་ཨ་མ་ཐོགས། གཡོན་ནི་སྤྱི་སྤྱིགས་ཏུ་བྱུང་། རྩུ་མཚོག་སྤྱི་ལ་ཡང་དག་གནས། ས་ཡི་ལྷ་མོ་གསེར་མདོག་ཅན། བསྐྱའི་སྤྱི་ལ་གནས་པ་ལ། མདུན་ཏུ་ལག་པ་གཉིས་ཀྱི་ནི། བདུད་ཅིའི་སྤྱི་ལ་འཛོན་པར་བྱེད། གཡས་ཚྭ་གས་སུ་ནི་ལྷ་མ་ཡིན། ལ་དོག་དམར་ཞིང་ནག་པ་ལ། གོ་ཆ་སྤོན་ཅིང་རལ་གྱི་འཛོན། རང་ཚངས་འཇམ་ལ་བྱི་བར་བྱ། གཡོན་ཚྭ་གས་སུ་ནི་སྤྱི་བྱི། མདོག་དཀར་རྩུང་མར་བཅས་པ་ལ། སྤྱི་གདེངས་ཀར་བཅས་པ་བྱི། ལག་ན་རིན་ཆེན་སྤོད་ཐོགས་པ། མཚོག་སྤྱི་གསེར་གྱི་མདོག་ཅན་ལ། སྤྱི་གས་བམ་དང་ནི་ལྷེང་བ་ཐོགས། གཡོན་པ་མཚོད་སྤྱི་སྤྱི་སྤྱིགས་ནི། འཛོན་པ་ཉིད་ཏུ་ཡང་དག་བྱི⁵⁵

汉译本记载：于山围内画八护世。东方画帝释天，右手持金刚忤左手安腰侧，乘六牙白象，两边画天女，一名设尸二名乌哩嚩尸；东南方画火天，身赤色光明炽盛，右手执军持左手执宝杖，乘赤色羝羊；南方画夜摩天，身作绿色，左手作拳安腰侧，右手执宝杖，乘于水牛，两边画中天像；西南方画罗刹主，身赤黑色光如火聚，右手执剑左手安腰侧，以鬼为座；西方画水天，身黄白色头上现龙头，右手持鬘索左手持妙宝，乘赤色摩竭鱼，两边画龙女及眷属等；西北隅画风天，身如虚空色，手持幡乘于鹿；北方画夜叉主，身如金色，右手

54 (宋)法贤译：《佛说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No. 939，1998：93-94。

55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第34册，1998：1265-1266。

执宝树枝左手持宝囊，乘于白马，两边画夜叉女；东北隅画部多主，身如灰色，右手持三叉左手持金刚子军持，乘于黄牛；于曼拏罗前下面，画地天，身如金色，二手于胸前持甘露瓶，坐莲花座；于右边画阿修罗，身赤黑色被挂甲冑，手执利剑乘酷里哥龙；于左边画大龙王，身作白色坐于本座，手持宝器众宝盈满，及画二龙女，身作黄色具端严相，手持般若经数珠军持及施愿相。⁵⁶

在卡俄普石窟，诸天绘制于恶趣清净曼荼罗最外围火焰金刚墙内侧，环绕四方四门一周，可惜左侧部分被毁，残存部分可辨有夜摩天等；东嘎3号窟的恶趣清净曼荼罗绘于窟顶，十二天绘于方形山墙内；在丁穹拉康石窟，恶趣清净曼荼罗最外围金刚墙外侧四角残存有小圆圈，推测为原来或许为十二天小像；帕尔嘎尔布石窟恶趣清净曼荼罗四周没有绘出十二天，在石窟内的其他壁面上绘十二天⁵⁷，不能确定与恶趣清净曼荼罗的关系。因此，在十二天的绘制方面，图像与文献的记载不能完全对应。

藏、汉译本还记载了在四门楼绘有八吉祥，门颊绘有狮、象：

藏译本记载：སྒོ་བཞི་ཡི་ནི་ལོགས་དག་ཏུ་མྲུ་ཚེན་དང་ནི་ལེང་གེ་གྲི། ཉ་བབས་ཀྱི་ནི་རོས་གཉིས་ཀྱི།
བཀ་ཤིས་བརྒྱད་པོ་ཡང་དག་གི། ཤར་བུ་དཔལ་བུ་འཁོར་ལོ་གྲི། ལྷོ་བུ་པ་ལྷ་རྒྱལ་མཚན་ཏེ། ལུབ་ཏུ་གསུགས་དང་
བུམ་པ་གཉིས། བྱང་བུ་དང་ཉ་གི་ལོ།⁵⁸

汉译本记载：于四门外各于颊，画象及师子，于门二边画八吉祥。⁵⁹

藏、汉译本略有差异，藏文本详细记录八吉祥的内容和方位：“东方绘吉祥结和法轮，南方绘莲花和胜幢，西方绘宝伞和宝瓶，北方绘海螺和双鱼。”丁穹拉康石窟和卡俄普石窟的恶趣清净曼荼罗四方城门门颊处绘有狮子和大象（图一四、一五）；而八吉祥的绘制则十分普遍，丁穹拉康、卡俄普石窟、东嘎3号窟以及帕尔嘎尔布石窟在四门楼处皆有绘制。

曼荼罗绘制完毕金刚墙后，在四隅绘制四道，藏、汉译本皆有记载：

56（宋）法贤译：《佛说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No. 939，1998：93-94。

57 张长虹：《西藏阿里帕尔嘎尔布石窟的图像程序》，载[奥]恭特朗·哈佐德、沈卫荣主编：《西藏宗谱：纪念古格·次仁加布藏学研究文集》，2018：576。

58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第34册，1998：1264。

59（宋）法贤译：《佛说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No. 939，1998：93。



图一四 丁穹拉康石窟曼荼罗城门门颊处描绘的狮、象



图一五 卡俄普石窟曼荼罗城门门颊处描绘的狮、象

藏译本记载：དགྲིལ་འཁོར་ཕྱི་རོལ་ས་ཡི་ཆར། དམུལ་བ་བརྒྱད་པོ་བྱི་བྱ་སྟེ། མནར་མེད་པ་ལ་སོགས་པ་
ནི། མེ་ཡི་ཕྱོགས་སུ་བྱི་བར་བྱ། བདེན་བྲལ་གྱི་ནི་ཕྱོགས་ཉིད་དུ། ཡི་དུགས་འགོ་བ་བྱི་བར་བྱ། ལྷང་གི་ཕྱོགས་སུ་བྱོལ་
སོང་གི། འགོ་བ་སྣ་ཚོགས་བྱི་བར་བྱ། དབང་ལྡན་ཕྱོགས་གྱི་ཆ་ཅུ་ནི། མི་ཡི་འགོ་བ་ཡང་དག་གི།⁶⁰

汉译本记载：于山围外东南隅，画阿鼻等八地狱，西南隅画饿鬼趣，西北隅画种种畜趣，东北隅画人趣，如是画已。⁶¹

60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第34册，1998：1266。

61 （宋）法贤译：《佛说大乘观想曼荼罗净诸恶趣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No. 939，1998：94。

藏、汉文译本中明确记载曼荼罗的金刚墙外四隅绘地狱道、恶趣道、畜生道、人道，绘完四道后曼荼罗绘制完毕。丁穹拉康石窟、卡俄普石窟和帕尔嘎尔布石窟皆绘有四道，并且卡俄普石窟和帕尔嘎尔布石窟同文献记载相一致，四道则绘制于曼荼罗金刚墙外四隅，而丁穹拉康石窟中，四道绘制于窟门右侧，而不是曼荼罗四隅，可能是画师根据石窟的空间布局而做的灵活性变通。

此外，后期藏文文献中还有仁钦桑布学习并制作恶趣清净曼荼罗的相关记载。根据白玛噶波记载，仁钦桑布在迦湿弥罗从宝金刚学到了瑜伽部怛特罗传规和与此相关的曼荼罗仪轨。他成为诺布林巴（ཉན་བླ་མྱེང་བ）的弟子，诺布林巴向他讲解了恶趣清净怛特罗，以及方便怛特罗[不动佛（怛特罗）]⁶²。《仁钦桑布传记》中有其为父亲做恶趣清净曼荼罗的记载：“从迦湿弥罗到脚旺，他以神行术只花了6天时间就抵达了，他说他的父亲已经逝世不在人世了。他说：‘从迦湿弥罗返回后不去（东印度）的话就好了，感到非常后悔’。他为父亲做了7个恶趣清净曼荼罗。”⁶³

通过上述将各窟恶趣清净曼荼罗中尊像的配置、方位、身色、持物以及四隅四道的绘制等与藏、汉译本的记载相比较，可以看出西藏阿里地区石窟壁画中绘制的恶趣清净曼荼罗与仁钦桑布所译《一切恶趣清净曼荼罗仪轨》中的描述十分接近，同时也与法贤所译《佛说大乘观想曼荼罗净诸恶趣经》的十分接近，图像与文本之间、藏汉译本之间几乎能够完全对应，由此笔者推测西藏阿里石窟壁画所绘恶趣清净曼荼罗的文本来源应为仁钦桑布所译《一切恶趣清净曼荼罗仪轨》。至于图像细节表现方面的细微差异，可能与石窟的空间布局及画师对文本的理解有关。完整的恶趣清净曼荼罗应包括金刚墙内的三十七尊像，山墙内的十二天，以及金刚墙外四隅的四道。法贤所译《佛说大乘观想曼荼罗净诸恶趣经》对应的藏文本也应为仁钦桑布译《一切恶趣清净曼荼罗仪轨》，而非《如来阿罗汉等正觉者清净一切恶趣威光王仪轨一份》。

三、小结

丁穹拉康石窟右壁所绘曼荼罗为恶趣清净曼荼罗，窟门右侧绘制的为四道，是恶趣清净曼荼罗的组成部分，可能由于空间壁面的限制未能将四道与曼荼罗绘于同一壁面。卡俄普石窟与帕尔嘎尔布石窟的恶趣清净曼荼罗在金刚墙外四隅绘四道，为标准的恶

62 [意]图齐著，魏正中、萨尔吉主编：《梵天佛地》（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6。

63 张长虹：《大译师仁钦桑布传记译注（下）》，《中国藏学》2014（1）：32。

趣清净曼荼罗。通过对 11-13 世纪西藏阿里地区发现的恶趣清净曼荼罗各尊像方位、身色、持物、门颊装饰等与相关的藏、汉译本相比较，认为其所依据的文本为仁钦桑布译《一切恶趣清净曼荼罗仪轨》，与宋代法贤译《佛说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应为同源异译本。

◆ 卢素文 四川大学博物馆馆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